

澳門漁行歷史細說

何智新* 口述



何：很感謝你們這次的訪問。

——我是1927年在澳門出世的。我祖籍是廣東中山。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，中山縣叫做香山縣。我的祖輩——也不僅僅是我一個入，澳門的許多同業——的祖輩，都是由於生活困難而來澳門的。澳門是個漁區，過去的澳門有三大行業，就是漁業、炮竹漿、香業。澳門這個小小漁村就靠這三業生活。我的祖輩就靠漁業謀生。講到澳門的魚，那歷史就長了，這裡有鹹水魚，也有淡水魚，以往漁船使用風帆的時候，早去晚回，有

很多魚蝦及海產聚集在澳門這裡。還有中國內地很多淡水養殖的魚運來還裡賣，澳門形成了很旺的魚市場。我們就在魚市場工作。

——30年代，我幸運地讀了小學，讀到畢業。這在當年我們的行業中是很少的，很多人是沒有書讀的，或祇讀點義學。

我們的行業很團結，愛家鄉愛澳門，記得當年七七抗戰，我們的父輩義賣捐獻，把魚抬上街賣，街坊店戶都很熱情。我就親眼看見，有一個人買了兩條像一支筆似的小魚，就給了兩塊大

* 何智新(1927-)，澳門鮮魚行總會監事長，無極氣功(澳門)保健研究會創會會長兼總監。

本文由作者提供，係2010年12月2日於澳門鮮魚行總會訪談之轉錄稿，由澳門理工學院江淳博士整理、林繼強和關偉銘訂正。

洋，這在當年價值是很不少的。其他人也很踴躍。我是小孩子，但是也有很多親身感受。大家獻金捐獻，是為了買有用的物資支援抗戰，為使國家民族不受欺負，而盡點自己的力量。當然還不止我們魚行，澳門好多行業都有參加。澳門當時有賭館，還有紅燈區，大家都一起來支持抗戰。

1941年香港淪陷以後，澳門的生活就艱苦了，米都吃不上了，澳門不出產大米啊。我們漁業幸運的是有時捕到大魚回來，鯊魚啊，鮪魚啊（鷹魚），很多肉的，就用魚當飯，煲粥吃，用魚油來點燈，很腥，但是有用啊。就這樣度過了三年零八個月的艱苦日子。

抗戰時我就沒有書讀了，僅有幸讀過幾個月的中學。但這在我們行業裡已經很稀少了，後來為甚麼叫我做校長？就是因為要在本行裡找人來做，而我已經算是讀書多的人了。

我們魚行有個特點，澳門很小，但還有三五百人，已經算是比較大的團體了，有比較旺盛的武術傳統。和平以後，我們魚行一些人開始學武術，因為我比較好動，就開始參加一些武術活動，以武交友。鮮魚行過去有個武術班，很出名的，現在武術總會還有我們的名呢。我十幾歲的時候，就跟梁中天（我的老師，也是我的老友）他們一起組織了“尚武體育會”。1947年，兩廣水災，我跟梁師傅一起帶動尚武體育會發起走上街“賑濟兩廣水災”的捐款活動，我們還有當年的圖片在。梁中天師傅是我們魚行初辦武術前班的師傅，魚行自己組織的武術班，還有武林前輩林晶師傅，他與梁中天師傅是同門師兄弟，也是漁業商家、老闆。他熱愛武術，幾乎全副身家都擺進武術，研究武術。我當時有幸得到他的指點，練習武術。

——1949年中國解放了，澳門進入了一個新時期。在之前的1947、1948年，澳門都很動盪，國內內戰，通貨膨脹，幣值降得厲害，澳門相當艱苦。解放後又遇上韓戰，受封鎖，當年我們魚行行友要解決生活問題，要解決子弟讀書問題，

經過很多艱苦努力，如行友籌款，義賣，整個行業的聯繫等，到1955年，就組織開辦了一所“鮮魚子弟學校”，大家推我做校長。

問：學校與魚行行業的關係是怎樣的？

何：要講起來，有甚深歷史淵源。解放以後，我們與一部分的國內漁業同行關係很密切，因為淡水魚主要在國內。我們當時跟工聯商量，我們是乙組鮮魚行，國內來的魚，蓋個印，我們就可以賣。做魚的生意，國內對澳門很關照，自己多困難都好，都把魚供應給澳門。我們得以維持魚的生意，很感謝祖國。

問：剛開始辦學校是不是有人反對？

何：是啊。50年代的澳門可以說是一個動亂的區域，政府對辦學這個事是壓制的。

——當時澳門規定有十三個人坐在一起，那就犯法了。我們那時已經成立了鮮魚市販職工聯合會，剛開始有兩年都是要搞地下工作的，不能公開。工聯成立後，政府那時還是經常拉人打人的。那時國民黨的勢力在澳門也很大，蕭景兆控制了澳門的海岸，黑社會勢力也到處收行稅，敲詐勒索。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，我們魚行要團結起來，但是有各種不同的人，老闆啊，魚欄啊，那些人政治觀點是不同的。當時有人叫我們做“左仔”。50年代香港發生過動亂，澳門也會發生過，我們上街都要多備兩條皮帶防身，大多澳門人皆知團結要緊密些。（十幾年以後發生的“一二·三”事件，就是政府彈壓氹仔辦學校而發生的。）我們辦學要早十幾年了，辦學期間，在街市上每一天大家你一毛我一毫來湊錢。當年有五個街市，我們就組織串連各街市，最後辦起了學校，但經費是一毛兩毛地在街市收集的，社會經濟不好，收不到多少的。怎樣長期維持子弟學校經費，成為當年辦校的大問題。

——澳門的環境很複雜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我們組織起了這個小學，當然不是一帆風順的。我們搞醉龍大會，也是為了維持學校經費而觸發的。（1952年，正式成立鮮魚市販職工聯合會，



澳門魚行醉龍源流三字經

香	山	縣	號	中	山	逢	七	七	戰	亂	起
出	翠	亨	揚	國	名	國	危	難	民	艱	辛
石	岐	鎮	龍	船	起	港	淪	陷	澳	困	境
春	耕	歇	民	俗	興	魚	行	業	覺	悟	醒
四	月	八	過	長	洲	下	階	層	訪	貧	困
舞	醉	龍	祈	豐	收	辦	福	利	康	樂	增
澳	漁	港	家	鄉	情	擴	團	結	醉	龍	生
聚	鄉	親	魚	行	成	合	醒	獅	耀	濠	江
曰	濠	鏡	曰	馬	交	澳	回	歸	穫	勳	章
百	年	來	漸	繁	盛	進	國	遺	世	名	揚

(註： A. 漁港——漁船聚集的港口

B. 魚行——在岸上經營水產及魚類的行業)

壬辰年 2012 年 3 月

何智新編寫

之前我們是比較低調的。我留有一份特刊資料，上面就談到學校和魚行發展的情況(拿出資料)

——當時有人認為我們辦學是不合法的，不支持我們辦學。50年代後段最困難，國內辦公社了，要顧國內的發展，漁船不能來澳門，我們經常幾個月都沒有魚蝦。我們就考慮怎麼樣能使全行的人團結起來呢？那時在三街會館有30年代曾經搞過的舞醉龍，是中山人來到澳門帶過來的，我們魚行90%以上都是中山人，他們很愛家鄉，搞舞醉龍啊，請中山人來扒龍船啊，請飄色來澳門表演啊，搞些拜神活動啊。我們在四月八有時會聚集一下，舞下醉龍，這是舊時的傳統。所以我們就想，這樣的傳統可以團結澳門行友；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們的武術班，有林昌師傅，後來有劉洪師傅(第二期)。我跟林昌師傅研究，將武術與醉龍結合起來，所以澳門的醉龍是國內沒有的，沒有我們這種特色的，我們組織了澳門醉龍醒獅大會，是我一手籌辦起來的。我們研究將醉龍、醒獅、武術有機結合起來。大家說，我們這個行業，魚要生猛才好，那龍也要生猛才好啊，大家舞“生”它！就是利用這個醉龍，我們在50年代末期辦成了醉龍醒獅大會，保留下了一個記錄。

——搞起來醉龍之後，魚欄的觀點不同了，魚欄也是為了魚行的興旺更出力了。初期我們辦學時，逐個魚欄去徵求意見，收些出口魚的桶頭傭金，作為學傭。澳門當時魚欄有八九十家，後來他們都很支持我們，家家蓋印，我們辦學就沒有這麼辛苦了。這些是60年代以後的事了。學校就這樣維持辦下去了。

問：你們辦的學校名稱叫甚麼？

何：學校自1955年開辦，全名叫“鮮魚子弟學校”。

問：校址在哪裡？

何：校址在爐石塘

問：成立的時候學生有多少人？

何：學生都有二百多人。

問：教職員工呢？

何：老師有五六人，劉羨冰老師就是我們學校

最初的教導主任，你們可以訪問一下她。我是校長。大家說：“你讀的書最多，你不當誰當啊？”沒有副校長。在我們行業，找個把讀書人就很難了，大家都無書讀，祇在義學學個一兩年的很多。當年來讀書的學生是怎麼樣呢？讀預備班，10歲、11歲；讀一年班，12歲、13歲了。我們再不辦校，他們哪裡還有讀書的機會呢？政府壓制辦學校，大家都沒有書讀啊。

問：你們辦學的地方是誰給的呢？

何：學校上課的地方是租的，我們還會借用宜安街那裡鮮魚會會址的木樓，辦小型的班。總之是想盡一切辦法來辦學。後來工作忙，我身體不大好了，在1968年發生了“一二·三事件”，就是為的在氹仔辦學的事情，澳葡政府阻止民間辦學，引起社會對抗，澳葡當局宣佈了戒嚴令，軍隊開槍打死人。

問：那事件以後學校受影響了嗎？

何：學校沒有受大影響。那以後我就不再擔任學校的實職了，有時去學校講兩堂書法課，幫幫手而已。因為我身體不好，林昌老師研究太極拳，教會我很多健身的方法，我很感謝他。我練習的是太極拳，還去廣州拜師學太極拳的基本功，這使我終生受益，到晚年我都沒有放棄練習太極拳。現在還進行有關的科普研究，2010年還參加了政府舉辦的“生命與健康”科普活動。2007年，理工學院協辦了“醫學氣功與養生”學術研討會，是一個國際性規模較大的活動，我很感謝理工學院。

——到現在出街，還有學生看見我，跟我打招呼，我都不認識了，“幾十年前跟你讀書的嘛！”“哦，哦，是啊？”我有時在餐店吃飯，旁邊有學生已經幫買單了，我都不知道是哪個。

——“一二、三事件”以後，澳葡政府的政策有了一些改變，開始推動教會辦學校，容許辦學。澳葡政府以前是這樣的，他不壓制中國傳統文化，所以我們經常可以辦“觀音誕”、“關帝誕”等與傳統習俗有關的活動，辦這些活動，不

必擔心會觸犯“十三人集會犯法”的規定，後來政府允許辦學了，學校越辦越多，到70年代，我們學校因為小，就跟其他學校合併了。先是跟豬肉燒臘學校合併，在白馬行國華戲院旁邊，再後來又跟勞工子弟學校合辦，初期就是勞校、勞教會支持我們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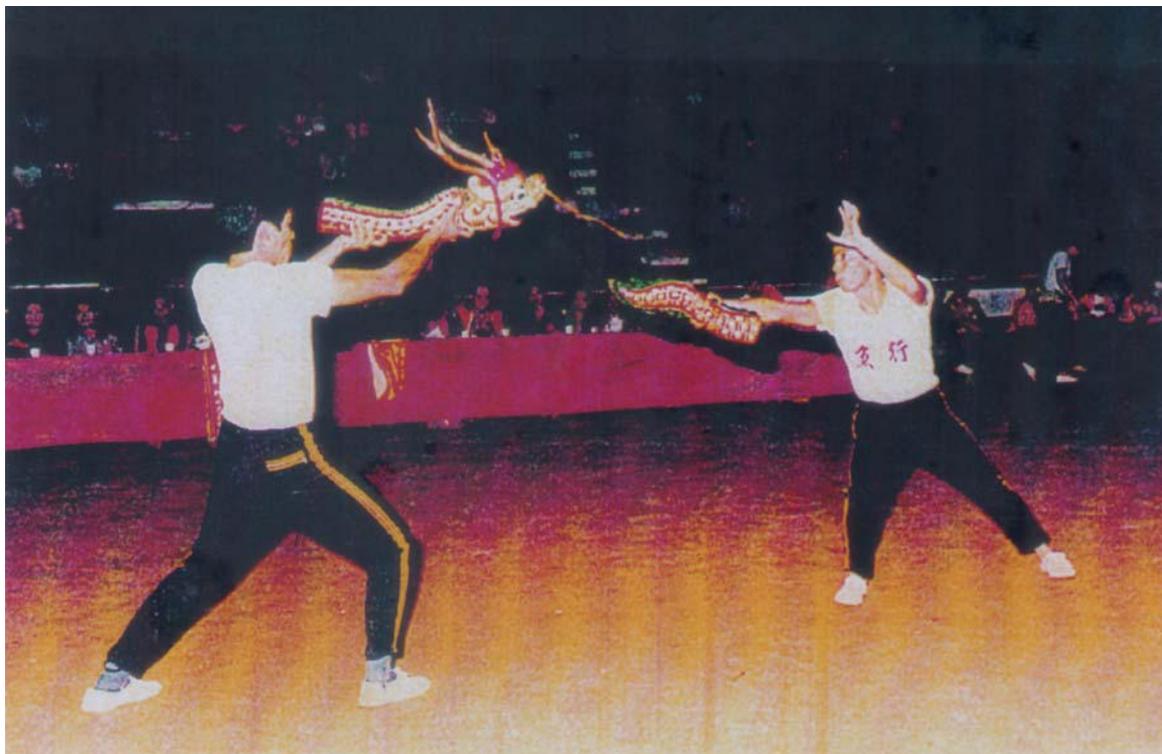
問：我們這個小學一直沒有發展成為完小？

何：我們這個小學的興辦是為了應付當年行友子弟的失學，我們祇有能力辦到四年班，一直沒有成為完小。合辦了以後，學校規模就大些了，越來越壯大。

問：當年舞醉龍活動是怎樣組織的？

何：舞醉龍的活動，當年並不容易，社會動盪，是能否夠上街都是問題。由於我們把舞醉龍跟武術班結合，就有好處了，以體育活動為名，就把舞醉龍搞起來了。搞活動時，不准喝醉，祇能半醉，全醉了那就沒有辦法舞攏了，你不喝一點又不夠生猛。

我們還組織起糾察隊維持秩序。我們行友是有着團結的特點，很多武林各派的子弟都聚在一起，參加鮮魚武術班還有醒獅活動，形成團結的力量，這是舞醉龍的一個收穫。醉龍活動搞起來了，又關照市民健康，派龍船頭飯啊，去各個街市、魚欄區域密切聯繫啊，形成了我們魚行的特色。其實行友之間是存在矛盾的，但是我們利用這種形式，將所有行友團結起來。當年有兩兄弟，各自參加不同的武術派別，勢同水火，後來共同參加了我們鮮魚武術班，握手言和了。有了這些組織，魚欄在政府方面也好辦，大家各得其所。醉龍醒獅大會與學校，促成了我們很多團結工作。當年，解放以後，我曾以為醉龍不能舞了，就要結束，殊不知不是這樣啊，國家很重視傳統文化，民間文化，還要協助我們搞起來。我當時真的有這種感覺，就是我們行中的一句話：“鹹魚翻生。”現在各項活動很多，以後我們還要在舞醉龍技巧方面下功夫。



1981年澳門魚行醉龍醒獅大會於農曆四月初八日回中山縣石歧、小欖、容奇、三鄉尋根表演，澳門居民二百多人參與活動，陣勢壯觀，大受歡迎。

問：龍船頭飯是哪一年開始派的？

何：以前是自己食的，在活動開始前，飲醉食飽後，就開始巡遊。大約是1959年、1960年，開始搞舞醉龍的時候，就開始了。60年代開始搞經濟，舞醉龍活動也漸漸活躍，後來派飯也就形成規模了。

問：派飯的經費是從哪里來的？

何：有兩個方法：街市自籌，魚欄也要籌集，他們經濟比我們魚行(販)好。

——初時魚欄不肯支持我們，那我們也要辦啊。我們街市的行友就搞公賣活動，公賣與義賣不同，不是全部捐獻，而是將成本還給魚欄後，賺到的利潤捐出來。我們曾經為很多事情辦過義賣，比如鏡湖籌款活動啊，一些賑濟活動啊，包括辦學校啊，等等，是用義賣的形式。我們有五個街市，辦起來聲勢也很大，也要求魚欄他們捐款。我們都發動起來了，他們更加要做了，就這樣互相影響啦。

——一直到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開始，舞醉龍就沒有搞了，結束了。澳門的粵劇也沒有人玩了。要破四舊，我們成立了“學宣隊”，我還去拉手風琴呢，手藝當然不是很好啦。但是醉龍的東西還是保留下來，上街時人家問：“你們這叫甚麼啊？”“魚行團結日啦！”就是用這種方法，四月初八即魚行團結日，保留了對舞醉龍的懷念。

——到1980、1981年，在魚行行友、魚欄、澳門各方人士的推動下，又開始舞醉龍了，大家都說“你們這個節目活動不錯啊”。我們最初很撓頭，“搞回活動很困難啊，怎麼搞啊？十幾年都沒有搞啦。”那時國家改革開放，澳門人去中山尋根，醉龍醒獅大會要回中山尋根，國家批准了我們的活動。我們的活動打破了當時的封閉，規模很大，也很威風，我們回石岐，都由警員開路，有兩百澳門人參加活動。那活動叫“龍獅獻



此照片為在中山體育場表演舞醉龍的情景。當時還有舞醒獅和武術表演，何智新參與了武術設計工作。

瑞慶豐收”，我們去了小欖，容奇，三鄉，首先到中山體育場。

問：中山人很歡迎你們吧？

何：中山人很歡迎我們，一路燒炮仗，一路歡迎，很大的陣勢。當其時，我參加了武術表演，是我們的醒獅武術表演，而那邊的醉龍是我參與設計的，因為要結合武術內容。

——這是1981年的事了。回來以後，我們就繼續舞醉龍活動，國家都支持了，我們澳門怎麼能不繼續搞呢？改革開放以後，旅遊業發展，我們還獲得了澳門政府頒發的旅遊功績勳章。前年上海世博，我們醉龍隊還獲邀去表演、巡遊，世博的主任選出來跟我們一起照相，這是澳門特色啊！舞醉龍原是我們行會的活動，不主張隨便就出動的，四月八日是我們紀念團結日活動、我們的會慶活動，我們才搞。當然有重大活動的時候我們才參加，像國際邀請啊，澳門回歸啊，我們當然要玩啊，那時是醉龍走在前呢。還有澳門首屆美食節，東亞運動會等等，也是醉龍舞動，都有我們演出。舞醉龍後來成了澳門響噹噹的品牌了，這些都是我們當年沒有想到的。

問：請您講講澳門魚行的歷史？

何：澳門有三大行業，炮竹，香業，漁業。上次我說是火柴業，不對。火柴業比較新，是八十年前的事，而上面說的三項有上百年歷史了。

——香業是因為東南亞很多華僑要買香。香港的香字，最早就跟香業有關，是不是真的，我不能證實，但是澳門的香業是很旺盛的，很多家庭靠搓香為生，還有做炮竹，加上漁業，成為澳門三大行業。澳門的漁業有幾百年歷史了。四五百年前，葡萄牙人來澳門前，澳門已經是一個漁村，但那時沒有形成一個市場。澳門雖然小，但它是珠江三角區的一個出口，鹹淡水交界，漁船早上出去，晚上回來已經有很多魚了。種類也多，船駛得遠的，就拿得到大魚回來。黃花啊，馬友啊，大海魚啊，這些是要去兩三天的。那時沒有甚麼冰鮮，祇有兩種魚：鮮魚和鹹魚。漁船

打魚回來，鮮魚就賣掉了，有的賣不掉，就放鹽成鹹魚，有的鹹魚還更值錢呢。澳門這個漁區，有很多魚產品，鮮魚鹹魚蝦蟹蝦醬蝦膏，很出名。這些是人們的生活必需品，在百年前就開始形成了魚市場。澳門人漸漸多了，炮竹旺盛了，香業旺盛了，八十年前火柴也旺盛了，有了很多店鋪，賣火水（煤油）的啊，賣雜貨的啊，實洋貨的啊，就有很多人來買東西了，就這樣，百年來形成市場了。我們分出了營地街市，四孟街市（今水上街市），雀仔園街市，新橋街市（今紅街市以前在大興街口庇道學校舊址），下環街市（前身叫海鏡街市）等，至少有七八十年，我小孩子的時候就已經有了嘛。新橋街市後來搬去了紅街市。以前新橋街市在近蓮溪廟之前在大興街口庇道學校舊址那裡，四孟街市的前身在舊公益街市的地方，現在還有個門樓在那裡，很多國內的鄉民來了以後，都去那裡買些魚蛋、海味等甚麼東西回去。我可以帶你們去看一看，拍些照片。四孟街市後來搬去康樂館樓下那處，叫南京街市，上面有個南京戲院。以前還沒有紅街市，那邊全是荒地，國內來到人通過關關，走一條田徑小路，入沙梨頭石街，就來到十月初五街的公益街市。當年十月初五街是鄰近內港的港口區，就最旺了。

問：從街市怎麼發展到魚行的呢？

何：30年代的時候，澳門已經有了魚欄行業。魚欄有的是出資金造漁船的，捕了魚回來賣給我們，有的是運國內的魚開來賣給我們，以淡水魚為主。海魚並不是經常有的，五六月是撈不到甚麼魚的，街市上一條海鮮都沒有了，那時就祇好有點淡水魚賣了。那就是“五窮六絕”，五月六月是我們魚行最困難的時期。

——那時已經有了舞醉龍活動，請國內一些人來扒龍船啊，巡遊拜神活動啊，魚欄就跟我們有了一定的聯繫，大家就組織起“澳門漁業聯合會”。這是在1938年、1939年。當年有家魚欄大老闆，讀書讀到大學，叫做黃文凱，就讓他做

主席啦，他是唯一的大學生。當年的聯合會分了三個組，甲乙丙組，甲組是魚欄，乙組是鮮魚行，丙組是貝蛤蝦蟹蝦醬鹹魚等，蝦蟹蝦醬鹹魚可是澳門的特產啊。殊不知到1940年就沒得玩了，香港淪陷，甚麼組織都沒有了。飯吃不上了，通街餓死人，我們就吃魚當飯，哪有人搞甚麼行業？

——和平以後，1947、1948年了，我們乙組鮮魚行就維持下來了，而且有了加強，承接了與國內出口的魚業等聯繫工作。那時我們就舞過一次醉龍，但時局動盪，也就沒有延續下去。大陸解放，接着韓戰爆發，水靜河飛，大蕭條，出現政治問題、各方面的問題。當時是很困難的時期，就有何賢先生派米的事情。但最困難的是香港淪陷時期，澳門沒有米吃，政府不知在哪裡，可能是從“大天二”土豪劣紳那裡搞到點米，就每天派平價米，一元有十兩米。我們除了要在魚市場謀生，還要去排隊領米，打架都有啊，衣服都扯爛。天主教教會就派點麵包，在鮑思高學校旁邊的一塊空地那裡，有一萬幾千人去排隊。那時的黑市米賣到四百蚊一百斤，當年的四百蚊可是厲害啊，不知今天值幾千上萬了。很多國內的難民逃到澳門，沒有飯吃餓死好多。日本人為甚麼不佔領澳門呢？因為巴西有很多日本僑民，他怕受損失啊。日本軍司令部就設在松山，是黑暗勢力。這樣澳門不會打大仗，但是通街餓死人。我們吃魚當飯，他們連魚骨都沒得吃，怎麼不餓死？有人吃進去的粟米拉出來，有人就搶去洗洗拿來吃，這樣的事都有。

——說到魚行的情況後來發展到海產漁業，有很多配套的，有加工的，有冰廠賣冰的，有做飲食行的，等等，形成了海產行業，有了個海產魚商總會。原先的甲組沒有人組織，辦不下去了，丙組也沒有人組織，我們乙組鮮魚行成為唯一存在下來的組織。1950年以後近60年代魚欄那邊就成立了海產魚商總會，他們要跟政府打交道，漁船出海事務等。我們魚行要搞醉龍

醒獅大會就找他們了，要求他們參加。他們有兩個主席說“不搞”，你不搞我們就不落你的名字（不對外講）。我們行友都動起來了，“你不支持我們？”要被罵啊——行中有人比較暴躁，就跑走了。這是些團結中的小插曲啦，結果他們後來也參加活動了。我們就是全行團結起來搞這些活動的。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醉龍不能搞了，直到1981年才恢復舉辦，以後就很順利搞下來了。

問：50年代鮮魚行這個機構是怎麼樣的情況？

何：和平以後，我們乙組鮮魚行保留下來，在50年代改組，與工聯聯繫，成立了鮮魚市販職工聯合會，這裡的這份材料（“鮮魚通訊”1965年）說是“十五年”，實際有兩年是沒有掛牌的。我們魚行是小商販成份、工人成份，靠自食其力，與魚欄很密切，街上沒有魚賣了，就去漁船打工，沒有魚交，回街市買魚，有流動性，但以工人成份為重。我們鮮魚市販職工聯合會有很多活動，可以看看這份特刊，都是為我們勞苦大眾服務。

問：鮮魚、市販職工聯合會一直保持到甚麼時候？

何：鮮魚市販職工聯合會1990年易名為“鮮魚行總會”。我們跟魚欄關係密切，搞醉龍合做一堆了，就跟他們合併為總會了。魚欄後來逐漸減少了，因為風帆漁船轉為機動漁船，澳門漁港地位已轉向國內，澳門魚欄式微了。

問：魚欄是專搞生產的嗎？

何：魚欄是協助漁民生產的，放債放錢，漁民出海回來魚欄就批發。我們魚行是自食其力的小商小販，賣魚的。有三點水的漁字指的是漁民，我們是陸地街市的商販，沒有三點水的魚字。漁民賣魚給魚欄，魚欄為仲介，賣魚給我們。漁業、魚欄、魚行三者不一樣，但是密切相關。這個行業不簡單啊。

魚欄後來就跟我們鮮魚市販職工聯合會合併了，叫“鮮魚行總會”。醉龍大會成為我們魚行



何智新師傅曾於1989年赴葡國訪問，圖為在科英布拉大學廣場表演劍術

的中心工作。海魚已經很少有魚欄做了，主要承辦些國內進來的魚（佔了主流）就和我們各街市魚行合起來做了。

問：何先生您甚麼時候參加的魚行？

何：是我組織的，而不是參加。魚業聯合會的時候我還是小孩子，十一、二歲，讀着書，是1938-1939年的事。香港淪陷，我十四歲，就出街市賣魚搵食了。我父親多病我就做工了。解放後，1950年，鮮魚行要求我出來重新組織魚行，

我就和幾位行友去做鮮魚行的籌備工作，做了很多工作，1952年就正式使用了“鮮魚市販職工聯合會”的名稱。

問：是跟哪幾位行友組織的聯合會？

何：有幾個老前輩如林昌、劉發、楊堂、黃成等幾人，黃成是主要的人員。

（關偉銘先生補充說，我們有個習慣，稱呼名字省去中間的字，像林昌，實際他叫林繼昌，劉洪叫劉惠洪，反而你叫三個字的名字沒有人知曉。）

問：參加魚行需要甚麼手續或儀式嗎？

何：我們在各街市都有基層組織“福利會”，由“福利會”介紹行友參加魚行。魚欄就是個人直接參加魚行，不經“福利會”。

問：“福利會”與魚行、魚欄是甚麼關係？

何：“福利會”是我們魚行的內部組織，是行友的下層機構，是傳統的組織了。

關：如果做架構圖，“福利會”是最基層的組織了。我們有六個街市，他們就是在街市的基層。“鮮魚市販職工聯合會”是高層。

何：魚欄的流動性大，漁業旺，魚欄就可能多開幾家，漁業衰，魚欄就少了幾家，海產魚商總會不穩定。我們魚行不一樣，各街市是穩定的，所以“四月八”都是靠基層。

問：鮮魚行，魚欄，福利會，這些架構要弄清楚。“福利會”有多長時間了？

何：在籌組鮮魚市販會的頭兩年，還沒有掛牌，是“地下工作”。我們就要求各街市組織起來辦起福利，初期選出工作人員是以街市“代表”的形式。當時有個別是很頑固的，“你們能組織起來？我的頭都割給你們。”但是後來我們還是組織起來了，1952年，鮮魚市販職工聯合會成立，原來在基層的組織就擴大了，加上了“福利會”二個字。

問：“福利會”這個組織現在還有嗎？

關：有，從那時一直存在到現在。我就是紅街市福利會的。

何：舞醉龍時派龍頭船飯，就是大會委託福利會辦的。營地街市就委託他下屬的街市辦，水上街市就委託他下屬的街市辦，後來水上街市就不辦派飯了。

關：鮮魚市販職工聯合會與海產魚商總會合併，易

名為“鮮魚行總會”，兩家合併，才稱為“總”，是最高架構，中層是鮮魚市販職工聯合會與海產魚商總會，基層是福利會。

問：魚欄海產魚商總會屬於我們這次訪談的內容嗎？

關：可以的，因為都屬於鮮魚行總會。我們正在聯繫，可以安排訪談，盡可能把所有內容包容進來。

問：我們下面的訪談，還要瞭解清楚舞龍舞獅與武術的關係。醉龍實際是屬於武術的一部分嗎？



何智新師傅曾於2007年澳門醉龍醒獅節(四月初八)慶祝會上表演武術

鮮魚行總會裡還有“鮮魚武術健身班”成員，是怎樣組成的？

何：當年鮮魚市販職工聯合會在50年代後期，經已成立醒獅武術班，成員多是行友子弟。我們搞醉龍醒獅大會，聯繫了武術班，是我跟林昌主持的這個事情。我們想辦法怎樣將醉龍與武術結合起來，就是先搞一個醉龍組，後來成熟了，就用“醉龍醒獅大會”的名義來搞醉龍。演出就是以體育運動的形式，這樣才可以上街，不准飲

醉酒。去石岐、中山都是這樣的形式，我們用寫着“龍獅獻瑞慶豐收”的大條幅回國演出。

關：何生他們搞醉龍其實還有一個意義就是——團結。用這個活動團結各階層的行友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全魚行的人不一定全部都去做一樣事，有的提供資金，像我們當年辦鮮魚子弟學校，是很多行友你一分我一毫湊錢辦的，欄商就抽點學傭。（何生提供了一份幾十年前的學校收支單——很珍貴啊！）

問：我們再談談學校。當時學校有五六名老師，教學科目都有資料了，您能不能談談當年的學校子弟長大以後的發展情況？

何：有個學生叫劉滿，現在是我們會的顧問，金鋪老闆……

問：可以舉幾個學生情況的例子嗎？

關：有的，我找到的學生，還保存着當年的學生證。勞工子弟學校六十週年校慶，在一個電視特輯節目上，我看到萬群校長提到這段歷史（那是別人講的，不是光我們自己在說呢），節目裡說當時很困難，孩子沒有書讀，有一班熱心人就辦起了子弟學校，當時有“燒臘工會子弟學校”，“鮮魚子弟學校”，還有一間“旅業子弟學校”，還有學生證，上面是三家學校的蓋印，很珍貴的。——我們的會址搬過兩三次，很多資料沒有能夠保存下來，很可惜。

何：（當年的照片）這個就是我們那時各街市公賣，賺到的錢全部捐出來給學校。還有學校初辦的時候劉羨冰老師的相片。（這是一條繼續訪談的線索）

關：劉老師滿可以訪談一下，看看她的時間吧。

問：您擔任校長總共有多長時間？有甚麼令您難忘的事情？

何：1955年到1971、1972年這樣十七八年。我們辦學，起到很多團結家長的作用，家長都齊心協力共同辦學，捐資，出力。

問：學生來讀書要交學費嗎？

何：很少很少，一個學生兩塊錢一個月，一二元一個學期。

問：當年政府有資助嗎？

何：沒有！我們連想都沒有想，十二個人坐在一起都是犯法，怎麼敢說辦學！要不也不會發生後來的“一二·三”事件。不干涉我們就已經很好了。

關說：辦學也好，辦醉龍醒獅大會也好，都是為了團結行友。平時大家做買賣，總會有爭執，有矛盾，到了搞活動，大家都忘記矛盾了，全力以赴搞活動，甚麼都不吵了。我們的老前輩做的這些，無非都是為了團結。魚欄是批發，魚販是零售，大家每天講價，難免有摩擦，但是為甚麼大家能夠坐下來，最終辦成“鮮魚行總會”，其中有很深刻的含義，值得我們大家深思的。

何：有這樣的特點，魚量多，大家都好，魚量少，大家都困難。魚行行友有這一句：“大家兄弟一條魚。”

關說：無論魚欄、魚行，是否會員都好，大家習慣稱呼行友。老行友何華添先生有一句口頭禪：“行友萬年親！”這是我們行裡的金言，用現代的說法就是“和諧”啦。

問：何生你們一家是甚麼時候到澳門的？

何：我往上三四代就是做魚業這行，從石岐來到澳門了，我就在澳門出世，對中山石岐，我都沒有印象了。

關：是老澳門了，三四代在澳門了。

問：是在鏡湖出生嗎？

何：哪裡有可能去鏡湖？就是在家裡接生婆接生的。有接生婆，已經是很進步了。以前有鄰居幫手，就已經很好了。醫院？那多奢侈啊！

問：何生，請您講講從抗戰以來的一些捐助的情況。

何：抗戰七七獻金活動是支持抗戰重要的行動。我記得我們行友當時很熱情。我還是小孩子，跟着上街。那時打出來的標語是“七七大明蝦”（這個是諧音，廣東話就好似說“你嚇（蝦）人”是“欺”的意思），“不畏橫行蟹”，“山河大眾統（挽）”，“青天白日鰲（昌）”（國民黨旗）。

關說：有時報紙會有政治考量，不敢登，就開天

窗。用諧音就好，是寫魚蝦蟹嘛，沒有甚麼話說啊。

何：那時很多人積極獻金，我看到有人兩個大洋買兩條魚，有人捐成筒的雙毫，買一條魚，一筒毫子是五十個雙毫，一百元，兩毛錢一個銀(要弄清當時的貨幣)。兩毛錢算是很多錢了(澳門錢是白銀)，夠一天的伙食了，去酒樓都吃不完的，一個大洋不知算今天的多少價值。魚行的行友捐魚出來，大家用錢來買，有的是用一百倍幾百倍的價值來買，義賣的錢就去支援抗戰，這就是當時的“救國獻金運動”。

問：捐款時是否記名呢？捐的錢後來送去哪裡你們知道嗎？

何：不記得了。有捐款箱，大家就投錢進去。那時不止我們行，還有其他行業都捐獻，好像有個組織叫甚麼，不太清楚了，我那時還小呢，祇是跟在後面。澳門那時有人組織了“抗日義勇隊”及“慰問團”等回國支援抗戰。

——和平以後，1947年澳門還有過“賑濟兩廣水災”的活動，魚行那時就參加了。我當時

很年輕，參加了體育會，練武，搞醒獅武術籌款，我的師傅梁中天就是當年魚行的武術師傅，也是林昌師傅的師兄弟。澳門後來還有很多籌款活動，像鏡湖籌款啊，還有公賣活動。公賣跟義賣不一樣，義實是連本帶利全部捐，公賣是收回成本將利潤捐出去，本錢要給回魚欄啊。七七時期就是義賣。(找出當年賑濟兩廣水災的照片資料，何生二十出頭，年輕帥哥)，那時我們一幫人，林昌，黃成啊，都參加這些活動，1949年以後就正式加入魚行。

關說：何生剛才講到的林昌、黃成一班人都是我們魚行的老前輩，是鮮魚市販職工聯合會前身——乙組鮮魚行的骨幹，1952年以後正式有了鮮魚市販職工聯合會的名稱。甲組，就是後來的魚欄，丙組後來就沒有恢復了。像澳門的哪吒廟、三街會館那裡，有個牌匾，上面就有“東家鮮魚行”，“鮮魚行西友”字樣。西友是西家，做夥計，就等於我們職工。大三巴也有個匾，就是一進門的地方，有哪吒廟三個字，現在這塊匾還在。

